

一双靰鞋 两眼泪

张玉虎

10月2日,突然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,说是二妈(婶娘)没了。噩耗来得太突然,我挂了电话,匆匆开车赶回了家。

一进门,敬了香,我便在灵前长跪不起,脑海里全是二妈生前的音容笑貌。

1953年2月,二妈生了堂兄金龙,母亲生了我,堂兄只长我六天。一个院里,相隔六天的两个小子,就和双胞胎一样,两位母亲对我们都视如己出。二妈在乡邻们跟前提念起我时,总是爱意满满地说“俺虎子……”

孩提时代,二妈做了什么好吃的,总要我吃。十一二岁念书时,有一段时间,我和堂兄在二妈家一个用门板支的铺上就寝,我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翻箱倒柜,二妈也从没有生嫌过。大了以后,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家,路过二妈住的厢房时,总要和她说几句话。

参加工作后,我离开故乡西温庄,到区政府所在地小店上班。我从小对农村过往的历史、传统习俗和农耕时代的老物件比较留心,也爱写些豆腐块文章。改革开放后,城市规模不断扩大,都市近郊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许多农耕时代的老物件被丢弃。为了留住记忆,留住乡愁,我定了一个题名为《存照》的写作计划:把农村的各种老物件包括农民的穿着等,每件拍一张照片,写一段小文章,然后积集成册,留给后人。我的这一计划坚持了十几年,写了几百篇文章,有的曾在报纸杂志上开栏发表。

写到村里人衣着的这部分时,我想写一篇关于靰鞋的文章。靰鞋是一种布鞋,有些地方称作“牛鼻子鞋”,样子古朴,十分耐穿,是过去农村的庄稼汉、车夫和羊倌们的“标配”,但现在很难见到,也没法拍张照片。我突然想到二妈。她年轻时,是村里有名的“精巴”婆姨,心灵手巧,我和堂兄小时候,就穿过她做的靰鞋。2003年的一天,我回村里看二妈,顺便问家里有没有旧靰鞋。二妈抱怨说:“没咧,我洗得干干净净地放的唔里,生硬叫你三哥说是再也不穿,就给扔了。”

又过了两个月的样子,二妈突然让堂弟打电话,让我回去一下。我赶回家中,第一时间,她便把一双崭新的靰鞋递到我的手里。原来,二妈知道我写作《存照》的计划,她专门为我做了一双靰鞋。接过靰鞋的刹那间,泪水便不由得从眼里流出来了。

在过去,做鞋是个苦活儿,做靰鞋尤甚。要打鞋牌、做鞋样、搓麻绳、缝帮子、纳底子、绗鞋,每一道工序都非常繁复。纳底子麻绳把手勒出血印,绗鞋时锥子扎上手是常事。而且,每一道工序都很费力。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二妈,为了侄儿的一句话,便花如此大的精力做了一双并不上脚的靰鞋。如此的仁心厚爱,给了谁,能不动情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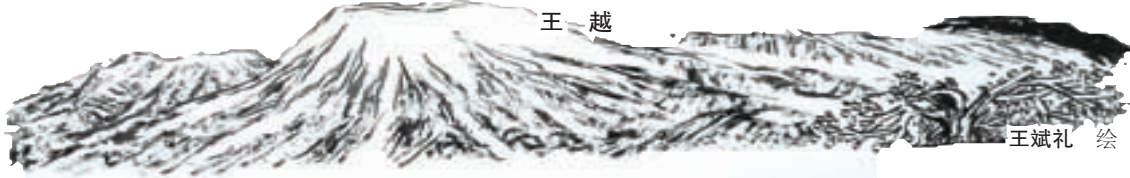
二妈走得很突然。据堂弟说,前一天的下午,他还陪着老人说话,老人精神很好,谈吐清晰。二妈为人和善,安分知礼,心怀旷达,乐于助人,在乡邻中有非常好的口碑。她老人家已91岁高龄,有了玄孙辈,五世同堂后无疾善终。她自己没有多受病魔的纠缠,更没有拖累儿女们一天。参加葬礼的人都说,这是她老人家一生为善“修”下的善果,是人一生最好的结局。

送别二妈已经好多天了,但心中的悲伤依然深沉。

一想到二妈专门给我做的那双靰鞋,两眼的泪就止不住流了出来。

爬山的幸福

王越



王斌礼 绘

小时候,我家住在火山脚下。向北远眺,可以看到一座座火山,它们各有各的名字。每个名字背后,都有一个浪漫的传说。几座火山肩并着肩,绵延成一片火山群,镇守在县城的边上。父亲常对我说,如果火山喷发,岩浆流淌下来,咱家可就遭殃啦。我惊慌地瞪大了眼睛,每天都要看看火山有没有喷发的迹象。直到一天,母亲揭穿了父亲的谎言:别听你爸的,都是不能喷发的死火山。可我的担忧还是没有停止,或许是想打消我的不安,父亲带着母亲、我和弟弟,爬起了火山。

每个周末,爬山成了我家的固定活动。父亲常说,这片火山群是我家的后花园。有一次,父亲带着我和弟弟,偷偷潜入农家的玉米地,摘下两个玉米后揣在怀里,边跑边小声喊:“快跑!晚上有玉米吃喽!”我和弟弟心虚地跟着狂奔,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追上来。后来才知道,父亲与农户熟识。

我还记得,黄昏日落时,我们一家四口并排坐在土垛上,每人手里握着一块火山浮石,绞尽脑汁挖掘有关黄昏的诗句: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……山上弥漫着风的呼啸,和着我们此起彼伏的

背诵声。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,就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春天,我们带着同一个风筝,在火山上放飞。父亲手里握着线轴,逆着风的方向不停跑动,母亲则在另一边托举着风筝。风筝终于飞起的那刻,我和弟弟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。

后来,我和弟弟学会了放风筝,却也意外横生。比如风筝挂在了树上,或是被线划破了手,一家人手忙脚乱,慌乱的模样让火山都忍俊不禁。

六年的小学生涯,无数次爬山之旅。火山承载着全家的欢乐,见证了全家的汗水,也记录着我们的悄悄话和小秘密。然而,当时只道是寻常,快乐总是转瞬即逝的。后来,我们的学业逐渐繁重,放学后的爬山活动也越来越少。

再后来,我们举家搬迁至另一个城市,又各自奔赴前程。一家人团聚尚且困难,爬山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。

父亲病逝几年后,我重返家乡,发现火山已被开发成地质公园,虽然修建得规整美观,也有不少游客前往观赏,却已不复印象中“后花园”的模样。心中霎时下起一场大雨。不知改名后的火山是否还记得,曾有一家四口爬山时,幸福的模样?

当天边的云飘过,我望向它飘来的方向,心想它一定是拂过家乡的山,给我送来了珍贵的记忆。

父亲的老家在桑干河上游,朔州市的小村庄里,我的爷爷占据了对我故乡的全部记忆。爷爷家住在村子边上,院子很大。院子里的菜园,是我小时候觉得最神秘的地方。我经常带着妹妹在里面“寻宝”,一不小心就会把正在午睡的蚂蚱吵醒,突然蹦起来吓我们一跳。门口两个石头垒成的“石凳”,是爷爷的专属宝座。爷爷总是一早就坐在他的“专座”上,听着收音机,望着远方的山,轻轻晃动着身体。

小时候,每每回到老家,最期待的是去爬山。早上出发,到山腰的寺庙后从另一边下山。上山路上的风景很美,要是在夏天,能看到成片的杏树和红红的杏子,地上有零星的野花点缀,煞是喜人。若说上山时是饱览了美景,那下山,就是烟火气的洗礼:成片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排列着,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有炊烟袅袅升起,如绸带般丝滑。我像孙悟空一样把手横在眉间,问父亲,爷爷家在哪里?父亲指着远方,我却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

爷爷对我是极好的。为了让我吃上院子里的香瓜,他就一直守着,生怕被别人摘了去。直到父亲带我回来了,才急忙摘给我吃。我回去时,香瓜已经很老了,吃了多少也记不太清,但那一定是我吃过的最香、最甜的瓜。我儿时很调皮,在爷爷的大院子里挖坑、爬玉米垛、拽葱叶,可爷爷从来不发火,只是在房门口静静地坐着,看着我上蹿下跳,眼里满是慈祥。

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,然而,那个平常的早晨,父亲打来电话说,爷爷走了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仿佛瞬间空了一块,脑子也瞬间宕机,什么都顾不上思考,只在心中不停地默念,爷爷走了。

当雪白的送葬队伍走在爷爷生活了九十多年的土地上,我知道,我永远也听不到爷爷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再次叫我的名字。但是,爷爷,我真的好想您,那片云,是您来看我了吗?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,我考上大学了,大学真的很大,就像您在世时期望的那样。真想再登上那座山,大声地诉说我的思念,这一次,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小的院子在哪里。

天边的思念

刘芃瑶

学会放手

薛梅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探进房间,照在那张稚嫩而充满好奇的小脸上。三岁半的女儿即将踏上人生第一个重要的旅程——幼儿园。

初秋的早晨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凉意,我带着女儿站在幼儿园大门前,她的眼中闪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。第一周的分离,对她而言是前所未有的考验,对我而言,则是心灵深处的一场深刻洗礼。每当她紧紧拽着我的手,泪光中透露出不舍与依恋,我的心便刀绞般疼痛,但我深知,这是成长必经的阵痛,是我学会放手的开始。

每天送她到幼儿园后,转身离去的那一刻,我的心便被无数个问题填满:她会不会挑食?和小朋友们相处得怎么样?午睡时能否安然入睡?每一个问题都让我心不安。但我逐渐明白,真正的母爱并非无时无刻地守护,而是给予孩子独立探索的勇气与信任。学会放手,是妈妈一生的必修课。我开始在爱与放手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,既让她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与依靠,又鼓励她勇敢地迈出成长的步伐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见证了女儿从哭着不愿踏进幼儿园的大门,到如今能够自己勇敢地走进去的过。女儿在幼儿园的每一天都有收获,她学会了与小朋友分享玩具、学会了手指儿歌、学会了在老师讲故事时安静地聆听,甚至开始尝试自己穿衣服、自己上厕所。这些小小的进步,让我深刻感受到放手的价值与意义。

学会放手,是对女儿能力的信任与肯定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也在不断地成长与蜕变。

如今,当我再次站在幼儿园门口,望着女儿那自信的样子时,我的心中充满了骄傲与欣慰。我知道,她已经准备好去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挑战与机遇。而我也意识到,母爱不仅仅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呵护,更是给予孩子自由飞翔的空间与勇气。